

● 世界安全情报机构纪实 ●

隐形帝国

—— 美国中央情报局行动档案



◎ 张光勤 / 主编 ◎ 林治远 / 编著 ◎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世界安全情报机构纪实

隐形帝国

——美国中央情报局行动档案

林治远 编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世界安全情报机构纪实》丛书

编委会

主 编：张光勤

副主编：徐建军 黄殿伟 魏 泉

策 划：徐建军 张光勤

编 委：王虎成 王承昆 王 新 王 立

方 毅 刘仲强 刘 军 朱治勇

肖 池 吴大辉 李 莉 李津红

杨 旭 杨 雷 陈涤新 邱 文

张 伟 张光勤 林治远 罗克祥

赵 阳 赵 辉 钱 卫 袁 华

徐 飞 徐建军 都德滨 黄 狐

黄殿伟 曹 宏 崔淑兰 童行侃

魏大庆 魏 泉

(以姓氏笔画为序)

隐形帝国

——美国中央情报局行动档案

林治远 编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3.5 印张 344000 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20.00元

ISBN 7-202-02263-X/I·4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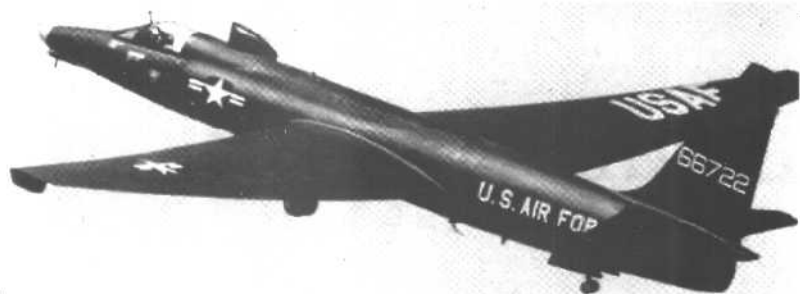
世
的
總
部
CIA



CIA 總部

VID
中心
的
反
恐
部
總
部





这就是美国著名的 U-2 间谍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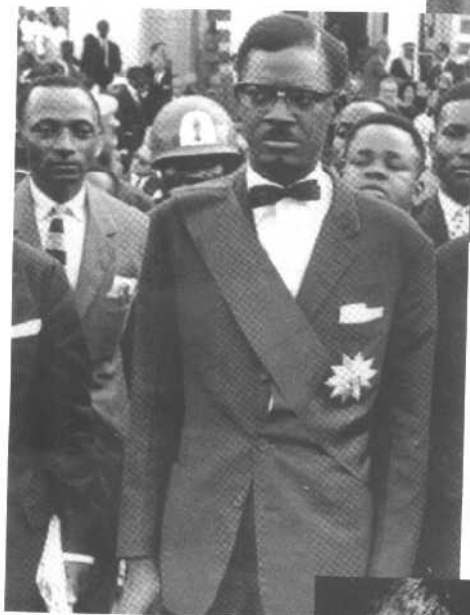


在 CIA 总部，中央情报局行动组成员在进行格斗训练。



一九九七年九月，克林顿总统出席中央情报局成立五十周年庆祝会。

詹姆斯·杰塞斯·安格莱顿是中央情报局的传奇人物，他在中央情报局内负责同以色列摩萨德的秘密联系。



被中央情报局暗杀的刚果总理卢蒙巴



一九六一年，美国总统肯尼迪给被称为「中央情报局之父」的杜勒斯授勋。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诺斯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售卖军火给伊朗一案的听证会上，宣誓作证。

主管警告信息的国家情报官查利·艾伦初次向白宫报告伊拉克将入侵科威特时，布什并不相信。



揭开帷幕

- 啊，珍珠港！
- 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
- 根据1947年9月的《国家安全法》，中央情报局诞生了。
- 神秘的总部大楼。
- 庞大的组织机构。
- 招募谍报人员的程序。
- 开展谍报工作的途径。
- 搜集情报的做法和手段。
- 严格的保密制度。
- 肮脏的秘密行动服务于企图控制世界的美国对外政策。
- 秘密行动是根据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示而进行的。
- 冷战结束了，秘密行动在继续。

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广大读者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它曾被形容为一个“隐形的帝国”，其活动遍布全球，人们常常听到它的名字；陌生，是因为它一向严格保密，人们很难了解其工作机制，尤其难以洞悉它秘密活动的内幕。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央情报局的神秘外衣正在慢慢地和最后地被剥光。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看一看中央情报局的庐山真面目。

中央情报局是怎样建立的

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清晨。

6艘日本航空母舰在太平洋上顶风航行，舰首犁开雪白色的浪花。突然，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率领的这支以航空母舰为主力的50多艘战舰编队紧急转向，全速朝东驶去。同时，43架战斗机起飞，100架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紧随其后，目标：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这时是华盛顿时间上午11点25分，震惊世界的事件即将发生……

其实，美国军界对日军的图谋已有所觉察。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将军，于1941年1月13日给即将接任太平洋舰队司令的金梅尔将军的信中说：“说不定（敌人）哪一天会在我们的大门口埋下地雷，而我们在看到若干舰艇被炸后才会醒悟，或者说不定我们会被卷入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漩涡中去。”同年3月31日驻夏威夷的美军基地的《综合估计》也认为，日军“极有可能通过驶近瓦胡岛300海里以内的航空母舰来进行空袭，特别是在拂晓前发起进攻……”

早在1938年，由威廉·弗里德曼领导的美国陆海军情报破译人员就开始全力以赴地破译日本最高级安全密码了。弗里德曼经过18个月的呕心沥血，奇迹般地研制成功了一架日本人认为是不可能仿制的“紫色密码机”，在1940年8月首次破译了日本的密码，这是美国军事情报史上最光辉的成就之一，美国海军情报局称这种密码体制的破译工作为“魔术”。

1941年12月6日，美国海军情报局通过“魔术”，破译了日本政府致日本驻美大使的“紫色”密码电报：

“……由此，日本政府不得不遗憾地通知美国政府：鉴于美国政府的态度，日本政府只能认为，日美两国不可能通过进一步的谈判达成协议。”

“这意味着战争”，当天晚上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看到这份电报时说。罗斯福不知道的，是战争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爆发。

12月7日上午10时，美国海军情报局破译了当日晨4时37分截获的日本政府致日本驻美大使的又一封电报，电报指示大使将上述电报（实为对美国的最后通牒）于华盛顿时间7日下午1时整递交美国政府。

10时30分，美国海军情报局负责密码破译的克雷默少将十万火急，将破译的电报递送国务院。克雷默查看了地图和时差，知道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在夏威夷是早晨7时30分，在菲律宾是刚刚天亮，一般说，这是偷袭的最好时刻。他意识到这份情报十分重要，想向政府发出警报，但为时已晚。电文送到国务院时，离日本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不到1小时了。当“警报”到达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和驻在夏威夷的陆军司令沃尔特·肖特中将手上，已是日本偷袭6小时以后，这份“警报”也早已成了“昨日黄花”。

夏威夷，12月7日晨。

星期天的军港之晨慵懒、散漫。许多军官和水兵利用周末上岸度假，此刻刚睁开惺忪的双眼。檀香山广播电台播放着轻音乐，教堂的钟声在水面上袅袅荡漾。

7时40分（东京时间12月8日凌晨3时10分，华盛顿时间7日下午1时10分），从南云舰队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143架飞机飞临珍珠港上空。

7点55分，美舰上的水兵按照惯例开始升旗。有人漫不经心地抬起头来，看到一群飞机掠过葱郁的山峦，向基地飞来。在水兵莫名其妙之时，群机已向福特岛机场俯冲下去，顿时，机场变成一片火海。

巨大的爆炸声把星期天早晨的宁静撕得粉碎。

仅仅几分钟，日本人便彻底粉碎了瓦胡岛的空防火力网，日

机在几乎没有火力威胁的瓦胡岛上空肆意逞凶。日机领队渊田美津雄在一架轰炸机上观察了美军挨炸的情况，向赤诚号上的南云拍发了密码信号“虎……虎……虎”，报告空袭成功。直到8点，美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值班参谋墨菲中校才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发出特急电报：“珍珠港遭受空袭。这不是演习！”

日机的第一波攻击进行了半小时。8时40分，171架飞机进行第二波攻击。至上午9时15分，参加空袭的日机将航路转向西北，全部撤离了战场。在将近2小时里，日机独霸珍珠港上空。日军的空袭，给美国太平洋舰队乃至美国海军带来了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和耻辱。

在这次空袭中，日本联合舰队一举击沉击伤美军19艘大型军舰和大量小型船只；击毁、击伤飞机311架，2500余人丧生，仅在燃烧着的“亚利桑那”号舰中，就有1200余人葬身火海。

12月8日上午，罗斯福总统驱车前往国会大厦。12点半，他站在国会联席会议的主席台前说：“昨天，1941年12月7日，这一天将成为不光彩的日子，……我们必须永远记住这个奇耻大辱的日子！”当天下午4时10分，罗斯福签署了对日宣战书。

珍珠港事件在美国引起巨大震动。美国对珍珠港事件毫无思想准备，这不是因为情报机构没有得到袭击何时何地发生的情报，也不是因为急于参战的罗斯福总统扣压了情报。美国已得到了关于日本计划和意图的情报，但没有人把这些情报综合起来，加以精确的分析。如何防止珍珠港的悲剧重演？美国对战前的谍报工作进行了反思。

珍珠港事件是一次极其惨痛的教训，它彻底地打破了美国人几十年“孤立主义”的幻梦，使他们从中惊醒过来。从总统到下面各级人员，无不认识到这次事件完全是由于长期以来美国情报工作一直处于分散局面缺乏及时预报而造成的。杜诺万在近两年以后总结珍珠港事件前的形势时说：“美国的情报机构没有适应一次世界大战的要求。他们措手不及。他们没有全面的综合的情报

机构，借以收集和分析赖以决策和制订规划的情报信息。各个情报机构之间没有协调行动，也根本没有这种协调机构。没有在敌后建立秘密情报工作，也没有反情报机构。它们没有适应上述需要的计划。”杜诺万本人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几小时，接到罗斯福总统的儿子詹姆斯·罗斯福从白宫打来的电话才获悉此事的。

建立一个中央情报机构是杜诺万多年来的梦想。

威廉·杜诺万原是一位精明强干的纽约律师。其祖父母是家境贫穷、未曾受过教育的爱尔兰移民，但他则是第一批“现代”爱尔兰裔美国人之一，对为祖先的“故国”而战已不感兴趣，而更关切新的国度的利益和理想。他一直信仰罗马天主教，但他在纽约却是共和党的一名坚强的党员（在纽约，爱尔兰人与民主党人是同义词），而且是坚定的亲英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杜诺万因1918年在法国战场有功而获得十字勋章、特别奖章和荣誉奖章各一枚。

早在1935年，杜诺万已意识到另一场战争可能爆发，并将再次把美国卷入其中。“在恶霸当道的时代，我们来不得半点女人气，”他对美国军团说。30年代后期，杜诺万频频出访欧洲，他给陆军部的报告受到称赞。经过这些访问，杜诺万认识到高质量情报的价值，他竭力向罗斯福政府强调情报工作的重要性。

1940年6月，罗斯福总统派杜诺万到英国、巴尔干、北非和地中海等战区考察谍报工作经验。英国非常希望美国建立一个高效率的情报机构，英国谍报机关的头目推心置腹地向杜诺万强调美国组建统一情报机构的迫切性，并向杜诺万介绍了英国谍报工作的经验。杜诺万在伦敦期间还受到丘吉尔首相和乔治六世国王的接见。1941年3月18日，杜诺万回到美国。他在英国谍报人员斯蒂芬森的支持下，竭力主张仿效英国的办法，建立统一的美国中央情报机构。罗斯福对此十分赞同。1941年7月，罗斯福下令成立情报协调局。但情报协调局还没有来得及成形，即发生了“珍珠港事件”。

鉴于“珍珠港事件”的惨痛教训和战局发展情报保障的需要，罗斯福总统于1942年6月13日发布军事命令，决定成立战略情报局，由杜诺万任局长。在情报协调局的基础上很快组建了适应战时需要的联邦政府的中央情报工作机构。

二次大战期间，战略情报局的谍报工作无论在机构设置，领导体制，还是在人员招募、训练，科学技术的应用等方面都较好地适应了战时谍报侦察活动的需要。在情报搜集活动的手段应用上思路亦较开阔。其成功之举是艾伦·杜勒斯作为驻瑞士情报站的负责人针对德国所实施的渗透活动及战争后期争取希特勒谍报机构负责人盖伦成功的行动。这对保证对德作战胜利及战后对苏联集团的谍报活动获得了巨大利益。战争还造就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谍报工作领导人才。战后，担任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赫尔姆斯、科尔比、凯西等人都是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

二战结束后，美国各情报机构间的矛盾加深。罗斯福逝世后继任总统杜鲁门缺乏情报工作经验，加上他对秘密情报组织有一种本能的憎恨，遂于1945年9月13日决定解散战略情报局，该局下面的研究分析处和行动处分别拨归国务院和陆军部领导。

解散战略情报局后，美国情报机构和情报活动重新陷于分散和无政府状态，弄得杜鲁门无所适从。1946年1月22日，杜鲁门决定成立国家情报局，其人员由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总统军事顾问组成，负责策划、推动并协调“一切联邦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下设一个中央情报组，作为执行机构，由海军少将悉尼·索尔斯任组长，具体负责对上报总统的各方面情报进行核实评估、整理后呈送总统。

1947年9月，由于战后暂时平静的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国会通过《国家安全法》，授权总统成立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空军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决定撤销中央情报组。中央情报局接管中央情报组的业务、档案和人员。中央情报组最后一任组长罗斯科

· 希伦柯特尔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第一任局长。

根据《国家安全法》的规定，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的职权和任务是：①就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报告；②就政府各部门的情报活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建议；③对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进行综合整理和估价，并在政府内部进行适当的分发；④为现有情报机构兼理其他事务，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能更有效、更系统地贯彻下去；⑤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指示的与国家安全情报有关的其他职能和任务。

上述第5点可以做任何解释，利于中央情报局放开手脚行动，中央情报局的谍报工作、准军事行动等任务即由此而来。该局法定编制16500人，直接对总统负责，系中央情报机构。各情报机构的情报均由中央情报局归口评价、整理上报总统。

原战略情报局已被遣散的骨干成员很快被收拢起来。1947年9月18日，中央情报局正式诞生。从此，中央情报局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和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令人瞩目的角色。

中央情报局是怎样工作的

从白宫或五角大楼驱车20分钟，便可来到弗吉尼亚州一片田园景色的兰利乡。在波托马克河畔美丽的草地和树丛中，掩映着一座现代化的大楼，楼顶上通讯天线密布，充满着神秘的气氛。这里，便是中央情报局的总部。它距美国首都华盛顿大约8英里，占地约200英亩。

大楼被12英尺的高墙环绕着，墙上布着铁丝网，墙内有武装警卫及警犬日夜巡逻。一楼玻璃门前是宽敞的前厅，前厅一侧的大理石墙上刻有《圣经》训谕，另一侧墙上则刻有一颗颗的五角星，每颗五角星都代表一位50年来因公殉职的情报人员。有些只刻着一个时间和一颗星，表明该情报人员的名字仍需保密。厅内大理石地板上镶嵌着中央情报局的大型徽章，一名武装警卫站立

在徽章后面，随时检查进入大楼人员的证件。总部内的一些办公室被定为禁区，只有经过特别许可的人才能进去，通往禁区的旋转式栅门由一名坐在玻璃岗亭里的警卫控制、把守。中央情报局的每个成员都有一枚镶有本人照片的层压塑料徽章，不仅要在大楼入口处出示，在大楼内也要一直配带。徽章周围有20多个小孔，里面填着或未填着红色字母，字母的多少表示佩带者所具有的安全许可程度。

在主楼的右边有一个圆顶的建筑物，经地下通道与主楼相连，它是中央情报局人员与局外人员进行会议或学术讨论的场所，在通道内有警卫人员守卫，外人未经许可是不能进入主楼的，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中央情报局秘密情报人员的身份。基于同一个目的，中央情报局的食堂也被分成秘密和公开两个部分。秘密部分只供本局情报工作人员使用，必须向警卫出示证章才能入内进餐。公开部分是供采访者或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其他人员使用，尽管能进入这里的人都是美国政府其他部门或友好国家的人士，但仍然要避免他们看到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情报人员。至于中央情报局的高层官员，则在办公大楼内专设餐厅，据称这也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1995年，多伊奇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后，取消了专为局长、副局长开设的小灶，与百姓间谍一起在秘密食堂排队用餐，此举深得人们的好评和敬意。

在高7层的大楼顶层，高高在上的是局长办公室。

中央情报局局长是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顾问，亦即中央情报主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部际情报组”开会研究情报事务时，任该会议主席。负责协调整个国家情报体系的工作，确保整个情报工作方针、情报任务的分配和情报经费的配额。

中央情报局局长是如何产生的呢？他是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认可，然后宣誓就职的。

历届美国总统挑选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准则，可以简单地分为一成不变和因人而异两种。像挑选各管理机构负责人时通用的准

则一样，中情局长也需要有很高的职业素养和丰富的工作经验。

中情局长首先要具备领导工作经验，并且要善于处理自己所作决定可能导致的后果。想获得这些经验，不仅要求在国家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而且还要涉足过商界才行。

中情局长要有能力在单位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要懂得财政、预算，还要掌握现代管理技巧，并富有制订、推行政策的经验。这意味着中情局长并非一定要有在特工机关工作的经历。

无论是中情局长本人，还是他领导的工作，都必须讲究管理经验和组织能力。当需要解决各特工机关间不可避免的矛盾时，后者显得尤为重要。此外，中情局长需要在其他国家机关面前维护各情报机关的利益。只有经验非常丰富的领导人才能在潜在的竞争者——开展各自情报工作的其他部门中，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

有关专家对美国中情局 16 位局长进行的调查表明，他们全都符合上述要求。每人都有国家机关或商界的丰富领导经验，其中 6 人曾是军人，而且，他们都和总统有着共同的观点。

专家按照中情局长的职能作用，将其分为“设计者”、“执行者”和“行政人员”三种类型。

“设计者”能不断获得情报业广泛的经验，能正确评价国家最高政治军事领导人现有情报保障系统的水平。“设计者”提出的建议不限于情报领域，还可能涉及外交和国防领域的政策。这一类型的中情局长未必适合具有政治风格或协商风格的总统，但却被具有理性风格的总统所欣赏。

“执行者”，顾名思义自主性较差，哪怕是在制订国防领域的国家政策时，也始终把自己放在从属于总统的位置上，把通过重要决定协调情报机构行动的特权交给总统。和“设计者”也有相似之处，同样都是情报行家。只有具备这一素质，他才能胜任总统布置的任务。这类中情局长同样适合理性风格的总统胃口。

一旦总统对情报局的状况不满，认为必须整顿中情局乃至整个情报部门的工作，就会任命一个“行政人员”担任中情局长。

“行政人员”类型的中情局长的主要使命就是进行改组，从而降低了他作为总统在情报领域的主要助手的地位，无助于执行总统所作出的决定。

建立更完备而细致的模式来挑选未来的中情局长，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总统以怎样的风格和中情局长这类的助手相处，是挑选中情局长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依据。若选中“设计者”或“执行者”担任该职，一定要求他具备情报工作的经验。

中央情报局局长领导的是一个庞大的情报机构。它设有行动司（6000多人）、情报司（3500人）、科技司（1300人）、行政管理及后勤司、计划与协调部等部门。行动司下设驻外情报站。年预算经费30亿美元。

行动司是中央情报局内最大的情报搜集部门，专司秘密情报的搜集，向世界各地派遣间谍，干扰、影响和颠覆外国政府的隐蔽行动和反间谍行动等。该司专业人员与行政人员的比例大致是1:2。专业人员多数是作战（情报行动）官员，行政人员主要是秘书及保障人员。该司40%工作人员派驻国外，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员从事谍报、反间谍和联络等项情报工作。其余人员主要从事隐蔽行动。在经费的分配上，用于隐蔽行动的经费所占比重较大，如资助其他国家反政府势力，组织实施准军事行动等。

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司负责收集公开的情报（包括监听外国广播和访问从国外回来的美国商人），但其主要任务是对从公开和秘密收集来的所有情报进行分析和评估。

科技司成立于1962年，其职责是情报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提供技术服务。行政管理及后勤司主要负责管理通讯设备、供应武器弹药、安全保卫及情报人员的教育培训等。计划与协调部是1989年9月新设的，负责规划今后的情报工作路线和世界情报战略。

中央情报局录用人员的程序很复杂。在国内，注重利用重点大学“可靠的”教授和军事院校的教官从学生中物色未来的可以成为谍报人员的对象，同时从长驻美国的外籍人员，诸如侦察对